

漢

上

宦

文

宿

錢大士
藏書



I 207.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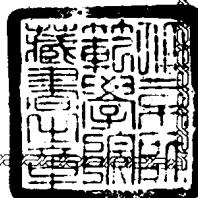
錢南揚著

漢上宦文存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4723



774723

上海文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甘晓培

汉上宦文存

钱南扬 著

上海文海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由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3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8078·3211 定价：0.83元

內容提要

《漢上官文存》是錢南揚先生多年來學術研究的論文結集。其中不少文章對中國戲曲史料作了專題輯錄，對戲曲史上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值得學習、研究中國戲曲史的同志閱讀、參考。

書中文章除《從風人體到俏皮話》、《曲律簡說》外，都曾經發表過，這次結集出版，作了補充修訂。

文集



老子山

署陸維劍



目 錄

宋金元戲劇搬演考	(一)
琵琶記作者高明傳	(二)
馮夢龍墨憨齋詞譜輯佚	(三)
談吳江派	(四)
魏良輔南詞引正校註	(五)
湯顯祖劇作的腔調問題	(六)
市語彙鈔	(七)
從風人體到俏皮話	(八)
曲律簡說	(九)

宋金元戲劇搬演考

引辭

研究中國戲劇史者，對於戲班的組織，戲場的規模，搬演的情況等等，往往談得很少。誠然，材料不多，不易下筆，確是事實。可是這也是戲劇史的重要部分，不應知難而退，現在不揣謬陋，姑且來試一下。見聞有限，失誤必多，引玉拋磚，希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本文所引用的三篇主要材料，在時代方面，事先須略加說明。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本，原題『古杭才人新編』。其中少數幾套曲子，插入兩三支北曲。案：錄鬼簿卷下，謂南北合套創於沈和。沈和，是元中葉人。而本戲既南北曲並用，豈不是受了沈和的影響，則其時代當在沈和之後了。其實不然。我們曉得一種文體，總是漸漸衍化而成。本戲在套曲中偶然插入兩三支北曲，實在不成其爲合套，不過開南北合用之端，對沈和創南北合套一些啓發而已。寫作時代自然應在沈和之前。本戲以河南府爲西京，以東平爲府。考宋金元三史地理志，金以大同府爲西京，以河南府爲中京金昌府，元初兩京都改爲路，以河南府爲西京的，只有宋朝如此；東平宋金皆爲府，元世祖至元九年改路。可見本戲當出

宋人手。

莊家不識勾欄要孩兒套，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本，杜善夫撰。道光長清縣志卷十一引靈巖志云：

元杜仁傑，字仲梁，號止軒，一號善夫，長清人。德行文章，冠冕南北。元世祖聞其賢，……以翰林承旨授公，累徵不就。

這裏說元人是錯的。元蔣正子山房隨筆云：

杜善甫，山東名士。……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

朱經青樓集序也云：

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

可見金亡時杜已七十歲，且不再出仕元朝，自應作金人爲是。而錯立身戲文中已有北曲；且也提到杜善甫，如第十二出白云：『你課牙比不得杜善甫。』故二者一宋一金，時代實差不了多少。惟金亡較早，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又四十餘年而宋才亡。

漢鍾離度脫藍采和雜劇，脈望館古名家雜劇本，原無撰人姓氏，也是園書目列入元無名氏。其油葫蘆曲云：

這的是才人書會刻新編：我做一段于祐之金水題紅怨，張忠澤玉女琵琶怨，做一段老令公刀對刀，小尉遲鞭對

癡，或是三王定政臨虎殿，都不如詩酒麗春園。

所舉雜劇有作者姓名可考者，題紅怨爲李文蔚作，琵琶怨爲庾天錫作，麗春園爲高文秀或王德信作，都是元初人，則本劇蓋出元中葉人之手。

這三種資料，恰好出于宋金元三朝人之手。而演戲規模，三朝大致相似，故可相提並論。

戲班與演員

演戲最主要是演員，而演員必須有個組織——即戲班，故首先來談談。在舊社會裏，戲班大致可分二種：一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一是爲人民大衆演出的。前者又可分二種：一是供奉內廷的——即皇家的戲班，有教坊與鈞容直的雜劇色。東京夢華錄卷九『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條云：

教坊色長二人，……皆譁裏寬紫袍，金帶義襯。

教坊樂部，……皆裹長脚幞頭，隨逐部服紫紺綠三色寬衫，黃義襯，鍛金凹面腰帶。

諸雜劇色皆譁裹，各服本色紫紺綠寬衫，義襯，鍛金帶。

夢梁錄卷二十『妓樂』云：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紺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襯，雜劇部皆譁裹，餘皆幞頭帽子。

南宋蓋卽承北宋之制，故服色相似。惟南宋時，教坊與鈞容直時置時罷。宋史樂志云：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紹興末復省。寧宗隆興二年，……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

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爲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獨省。

其演員之可考者，北宋時，東京夢華錄『入內上壽』條云：

是時教坊雜劇色鼈鵬劉喬、侯伯朝、孟景初、王顏喜而下，皆使副也。

夢梁錄卷二十『妓樂』云：

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菴會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

僅見此數人。南宋時，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云：

雜劇色

德壽宮

劉景長 王喜 芳山重 蓋門貴 蓋門慶 侯諒 張順 曹辛 宋興 李泉現

前教坊

伊朝新 王道昌

前鈞容直

件穀豐
李外喜

二是承應官府的，有衙前樂。宋史樂志云：

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夢梁錄卷二十『妓樂』云：

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並撥臨安府衙前樂人，……以奉御前供應。

則在南宋時，臨安府衙前樂也兼供奉內廷了。其演員之可考者，僅見武林舊事『乾淳教坊樂部』：

雜劇色
衙前

龔士美	劉恩深	陳嘉祥	吳興祐	吳斌	金彥昇	王青	孫子貴	潘浪賢	王賜恩	胡慶全	周泰	郭名
顯	宋定	劉信	成貴	陳烟息	王侯喜	孫子昌	焦金色	楊名高	宋昌榮			

武林舊事更有雜劇三甲：劉景長一甲八人，蓋門慶進香一甲五人，內中祇應一甲五人，潘浪賢一甲五人。稱甲，猶云部、色。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五云：“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進香，當即獻香，蓋承北宋舊制；內中祇應，卽內廷供奉；自然是皇家的戲班。其中演員，有德壽宮的雜劇色，也有臨安府的衙前樂人，正是因為撥衙前樂人供應之故。惟這裏共有四甲，不知何故云“三甲”。

這種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演員，都來自民間，故夢梁錄稱他為『散樂』。周禮『春官』：“旂人掌歌舞散

宋金元戲劇表演考

樂。」註：『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新唐書禮樂志：『玄宗爲平王時，有散樂一部。……及卽位，……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唐會要卷三十四開元二年：『勅散樂巡村，特宜禁斷！』一則曰野人之樂，再則曰巡村演唱，其來自民間甚明；而統治者擾爲已有，也由來久矣。

至於金元情況，文獻不足，一無所知。僅金史樂志中，有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太常樂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云云而已。

現在要講到爲人民大衆演出的戲班了。他們是衝州、撫州、沿村轉莊，以演戲爲營生，過着流浪生活，所以有『路岐』之稱：

情願爲路岐。——錯立身第五出六么令

是一火村路岐。——藍采和第四折慶東園

劇團人數是不會十分多的，蓋戲文腳色一般只有七種，見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南詞敍錄等書；而且每種腳色只有一人。如錯立身，又少了個丑，共只六種；其第五出，未先扮家人，後扮王恩深，明說『末改扮上』，可見末只一個。此種情況，在張協狀元中屢見，茲不贅。試再看藍采和，其第一折正末白云：

小可人姓許，名堅，樂名藍采和；渾家是喜子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婦兒藍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兩姨兄弟是李薄頭。

也只有六人。就使再加上後場，——這裏王把色即是後場人物，都城紀勝『瓦舍衆伎』云：『雜劇中，……

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充其量也不過十餘人。藍采和第二折末白：『我正是養家二十口，獨自落便宣。』尙近情理，而尾聲云：『再不將百十口火伴相將領。』則完全是誇大之辭。

此外，宋朝的業餘演員也有個團體組織，叫做緋綠社，都城紀勝『社會』云：『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武林舊事卷三『社會』云：『緋綠社，雜劇。』這是後世票房的濫觴。在初期戲文張協狀元中已經提到它，可見它的成立是相當早的。

劇本和戲場

除了演員和演員所組成的戲班之外，劇本和戲場也是演出的重要條件。有了劇本，則手中有貨；有了戲場，則演出有方。

講到劇本，先要談談編寫劇本的書會。書會中人稱爲才人，他們是不得志於時的，接近市民階層的文人；與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文人，所謂名公者，是對立的。它起源於何時，不可確知。一般說來，宋金元三朝戲劇，大部分出於書會才人之手。當時溫州有九山書會、永嘉書會，杭州有古杭書會，蘇州有敬先書會等等。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云：

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李大官人，譯詞；葉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湖州；賈廿二郎。

此當是古杭書會。可見除編寫戲劇之外，還兼寫其它唱詞。有他們編寫戲劇，供應劇團，使劇場不斷有

新戲上演，對於戲劇事業的繁榮，起着促進的作用。直至明初，嚴禁歌舞，於是書會解體，不復存在。講到戲場，來源相當古，如隋書柳或傳云：

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於端午門外，建國門內，綿瓦八里，列爲戲場。

這還是臨時性的。到了唐朝，都集中在寺院裏，如南部新書戊卷云：

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保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

這才是經常性的。宋朝稱戲場爲勾欄，都集中在瓦子裏。夢梁錄卷十九『瓦舍』云：『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云：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

這是北宋汴梁的勾欄情況。又有臨時性的，見前書卷六『元宵』，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等條。專供教坊、鈞容直、衙前樂演出。南宋建都臨安，比汴梁更爲興盛。卽就瓦子而言，夢梁錄卷十九『瓦舍』，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所載，共有二十三處之多；北瓦一處，卽有勾欄十三座。這種勾欄，當然不限于京城，較大的都市都有，如錯立身曾提到河南府勾欄，藍采和曾提到洛陽梁園棚；又如輟耕錄卷二十四有松江府勾欄場倒事，可證。也有路岐不入勾欄的，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云：

或有路妓，不入勾欄，只在要闊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都城紀勝『市井』云：

此外如執政府牆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妓人，在此作場，尤爲駢闐。又皇城司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絕伎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

講到勾欄的內部情況，主要有三部分：一，戲臺；二，看席；三，戲房。莊家不識勾欄套云。

〔六煞〕見一箇人手撐着椽做的門，高聲的叫：『請！請！』道：『遲來的滿了無處停坐。』……

〔五煞〕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箇木坡，見層層壘壘圍困坐。抬頭觀是箇鐘樓模樣；往下觀却是人旋窩。見幾箇婦女面台兒上坐。又不是迎神賽社，不住的擂鼓篩鑼。

這段描寫還不够明瞭，把它和日本刻本唐土名勝圖會所載的明朝查樓圖（見附圖）對照，就明白了。查樓圖雖時代較晚，然二者仍大致相合。看席有三等：一，神樓；二，腰棚；三，站着看。藍采和第一折白云：〔鍾離上〕……〔做見樂牀坐科〕〔淨〕這箇先生，你去那神樓上，或腰棚上看去。這裏是婦人做排場的，不是你坐着處。

莊家入得門上個木坡，木坡指梯子之類，可見他坐的是神樓。圖中地位較高，正對戲臺的就是神樓；兩旁較低的，當是腰棚。在神樓裏祇能看見戲臺上坐着做排場的婦女，戲臺前站着看的三等看衆，是看不見腰棚的。故莊家不識勾欄套中，沒有提到腰棚。

戲臺與看席的重要，可不言而喻；戲房也同樣重要。倘然沒有戲房，則上場前無處化裝，下場後無處休息，也就演不成戲。

搬演

搬演，也叫敷演，錯立身第一出鷗鵝天云：『賈每雅靜看敷演。』也叫作場或做場，同上第四出白云：『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場爲活。』又第二出白云：『前日有東平散樂王金榜，來這裏做場。』

戲劇搬演，因劇種不同，方式各異。現在先來看看宋雜劇。武林舊事卷一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云：

初坐第四盞：雜劇，吳師賢已下做君聖臣賢聲，斷送萬歲聲。

第五盞：雜劇，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書，斷送遼池游。

再坐第四盞：雜劇，何晏喜已下做楊柳，斷送四時歡。

第六盞：雜劇，時和已下做四皓少年游，斷送賀時豐。

又卷八皇后歸謁家廟賜筵樂次云：

初坐第四盞：勾雜劇色，時和等做堯舜禹湯，斷送萬歲聲。

再坐第七盞：勾雜劇，吳國寶等做年年好，斷送四時歡。

正戲之外，都有斷送。斷送，就是現在江浙方言的所謂饒頭戲。武林舊事卷十，著錄官本雜劇段數有二

百八十本之多。然這裏所舉六本，除三京下書外，都未見著錄，可見遺漏尙多。蓋自北宋真宗初爲雜劇詞，見宋史樂志；迄此南宋末葉，將近三百年，宜其劇本積聚之多了。然南宋末葉，民間戲文久已盛行，也惟有統治者抱殘守缺，尙在搬演此種舊劇。

|金朝沿襲宋制，用於宴樂，也有雜劇，見金史禮樂志。惟不知何時，改稱院本。
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有六百九十種之多，分爲十一類；并云：『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除其中若干條名目與宋雜劇相同，當出於宋雜劇外，其餘絕大部份爲金人所編撰。王國維曲錄卷一考定爲『金人之作』，是完全正確的。

院本的搬演，同樣也有斷送，惟不叫斷送，而叫拴揜。拴，猶云繫；揜，牽動，然必繫住，才可牽動，故也有繫義；二者實是同義疊用，謂把這段短劇和院本聯係起來。院本名目第九類爲拴揜豔段，都專作拴揜用的。錯立身第十二出天淨沙云：

做院本生點個水海砌，拴一個少年游，吃幾個扭心擗背。

案院本名目第十一類諸雜砌有水母，與錄鬼簿卷上高文秀泗州大聖降水母同一題材，乃是一出武打戲。因爲水母是諸雜砌的戲，這裏爲了協韻，故下面加了個砌字。砌，謂砌末，大概這類戲中砌末用得特別多。拴，即拴揜，拴揜豔段中正有這個少年游。拴揜是同義疊用，故這裏可以省去一個揜字，單稱拴。

當宋元戲文、金元雜劇產生之後，宋雜劇、金院本自然大受影響。如初期戲文張協狀元，正戲之前先